

未雨绸缪

(新加坡) 尤今



走路的云

阿逸的娘家在吉隆坡,自从89岁的老母亲患上了失智症后,她每个月都会从新加坡风风火火地赶回娘家住上一个星期,陪伴早已认不得她的老母亲。

当母亲身体安康时,大事小事一手抓,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居家女强人”。孩子小时,她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,把孩子教养得知书识礼。雏鸟长成而一个个飞离老巢之后,她便把“自宠”的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,逛街、看电影、打麻将、旅行……除此之外,她每周也定时去当义工,为贫穷无依的老人烹煮可口的饭菜,播撒满满的爱心。她充分利用每一寸闲暇,把生活过得花团锦簇。大家对阿逸说道:“你妈爱助人,好人有福报,必定长命百岁啊!”

父亲去世后,阿逸想要把母亲接来新加坡好好侍奉,然而,母亲一口拒绝,她说:“人生地不熟,你想让我活活闷死吗?”在吉隆坡,母亲是一只快乐的老蝴蝶,飞过之处,花草草皆微笑。

89岁这年,这只老蝴蝶折翅了。她原本是个指南针,却无端端地变了个路盲,常常找不到回家的道路。原本记忆力超强,却天天丢三落四,东西一旦不见了,又怀疑有家贼,噤声咄咄语无伦次地骂人。平素伶牙俐齿,但现在说不了几句话却无以为继;同一个问题,一提及,像一台坏了的录音机。本来注重仪容的她,居然穿着宽松的睡衣旁若无人地出门去了。家人原本以为她年纪老大,性情改变,后来,有一天,当她对阿逸说:“快点换校服,我带你上学去。”大家才惊觉她患上了失智症。他们自责地说:“真是后知后觉啊!”

阿逸后放心把失智的母亲交给佣人照顾,她在吉隆坡物色了一家环境清幽的疗养院。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一日三餐为失智者调理营养均衡的膳食,每天还会举办多样化的活动,激活日益枯萎的老灵魂。

母亲众多老朋友和亲友们对于阿逸的安排很不满意,众口一词地给她贴上了“不孝”的标签,阿逸面对“干夫所指”,孤掌难鸣,只好改变安排,为母亲雇用了两名帮佣,在家贴身照顾。阿逸和弟妹们轮流回家陪伴母亲,也监督帮佣。

帮佣在起居饮食上老母亲照顾得妥妥帖帖,可是,老母亲的精神生活却是空白的一片,每天愣愣地坐在轮椅上,活成了一株只会呼吸的植物。

我问阿逸:“你明明知道人住疗养院对你母亲是较好的安排,为什么不坚持己见呢?”

“人言可畏啊!众人的闲言碎语足以砸死我们手足四人。再说,我们也不愿意让母亲背负上‘教导无方,子孙不孝’的恶名。我们是向社群妥协了,但是,心里却百爪齐挠。”

昨天,阿逸拨电给我,深谋远虑地说道:“我已经70岁了,也不知道失智症什么时候会上门来,所以,请人为我拍了一个视频,明确表示,一旦他日我罹患失智症,立马便将我送往疗养院。这是我人心甘情愿的选择,我不愿意将莫须有的心理负担和恶名转嫁给儿女。”

阿逸的语调里,有如释重负的轻松。好个“未雨绸缪”的做法啊,值得仿效。

推着行李箱走进鲁迅文学院的大门,一眼瞧见树荫下卧着一只黑、黄、白三色混杂的猫。“玳瑁”,我的心里一激灵,想起八年前熟悉的那只猫来。圆滚滚,胖乎乎,安闲、恬静,难道是她?八年过去,它还好好地活着?

一阵激动,拍了几张照片,发给“鲁29”的同学看。他们说,它是它,它就是它。没想到,重回鲁院,还未遇见故人,倒先遇到故“猫”。瞬间,许多美好的回忆像池塘里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开来。

这是一只打小生活在鲁院的野猫。八年前的那个春天,它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精灵,蓦地闯入了“鲁29”的学习和生活。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它,在班级群里晒出它的美照,于是很快成为一大波同学的团宠。

四个月的学习时间,课程安排并不紧凑,我们有的是时间探索中国现代文学馆内偌大的园子。我们在这里赏花、喂鱼、捡桑葚,当然,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撸猫。它惯常喜爱待在池塘边的柳树荫下,痴痴地望着池塘里的鱼,我们走过去,它从不作受惊状迅速溜走,而是安之若素地趴着。大胆的同学伸手去摸它,它并不反抗,于是大家都明白了,这是一只怕人、不攻击人的猫。

我们关心这只猫的日常,给它送好吃的,得空就去撸上一会儿。因它的毛色与海龟玳瑁

极其相似,干脆人人以“玳瑁”呼之。“玳瑁”呢,也颇通人性,仿佛知道爱文学的人不会伤害它似的,不管是谁叫唤它、抚摸它、搂抱它,它从未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,更未曾暴露过一丝凶相。

那时的“玳瑁”,约莫四五岁的样子吧,正值身强体壮之年。别看它在人前性情温驯,

鲁迅文学院的猫

朝颜

实则野性未泯,有时嗖地蹿上树,能捉到小鸟,有时耐心地蹲守在池塘边,伺机捕上来一条鱼。夜晚在昏黄的路灯下遇见,它那双幽深的眸子射出两道凌厉的光,若不是有几分熟悉,倒真有些让人害怕呢。

这一次我上的是高质量发展研修班,仅有短短的十天时间。眼见课程安排得密密实实,我与“玳瑁”的相处便只能见缝插针。好在它大部分时间喜欢卧在鲁院东门入口处,很容易便能寻见。十几岁的老猫,已属高寿。“玳瑁”肉眼可见地老了,它变得不再那么好动,而是整日整日地半眯缝着眼睛似睡非睡。我一声声呼唤它的时候,它会懒洋洋地与我“喵喵”对话几声,仿佛一位绅士或淑女



为尽礼貌之仪给予回应。说来惭愧,我至今不知道它的性别,更不知道它有没有生儿育女。从它胖胖的身形和光滑干净的毛发可以推知,它过得还挺滋润的。显然,它已不再具备捉鸟捕鱼的敏捷,食物更多来自人类的投喂。值班的门卫师傅告诉我,这只猫可谓是备受文学荣宠的猫。它生活在鲁院的十多年,不知有多少作家抱过它、喂过它。

想来,“玳瑁”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在残酷的野猫丛林法则中顺利活到高寿,还活得滋润,本属不易。更何况,它身上还承载了一届又一届鲁院学员的文学记忆。园子里的野猫有许多,唯有它成为万众瞩目的那一只。

我像从前那样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的头、它的背,抚摸那一身依然顺滑光亮的毛发,它一定是感到舒服了,干脆躺下来,松弛了身子任我抚摸。不时“喵喵”一两声表达它的满足和谢意。仔细看它的眼神,竟真有些文里文气的感觉呢。我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,拍下它惬意的模样。“玳瑁”,一只文学的猫、长寿的猫,值得被时间铭记。

想到我等皆为过客,它才是鲁院的常住居民,我竟有一些羡慕这只猫了。

无尽夏

李耀岗

欣赏“无尽夏”一词,殊不知这样的好词原来已被一花占据。

无尽夏,一个来自一种绣球花的译名 Forever Summer、Endless Summer,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因此花花期之长,从晚春到夏秋绵延不断。如此,何止于夏,贯穿春秋了,但“无尽夏”依然让人体味到了莫名的禅意,像是夏日里绵长而脱俗的一个注解。那么,在火热与清凉

之间,在漫长与短暂之间,在花朵与夏天之间,选择“无尽”又是多么贴合的一记标签。想到朋友说的一句话,“放了二十年的酒,酒不值钱,时间值钱”。无尽夏,无尽与夏都是时间,一种近乎恒定状态的时间,已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

人言畏夏。吾乡有“苦夏”之说,又称疰(zhù)夏,仿佛暑夏乏倦难耐,注定是需要吃点苦的,才能匹配这样的热情与热烈,不只为了清热解毒吃的苦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那么遥远了,是可以触摸的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科学可以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,但我依然没有查到为什么生肖里没有大象。我查到的都是关于十二生肖的一些传说和故事。这些故事和传说流传了数千年,一直到现在,人们还在津津乐道,且代代相传。

地伸展着枝叶,蓬勃着、盛放着、成熟着……向来喜欢花草,却不善园艺,只是凭着感觉种花。今年的蔷薇长得好看,竟然爬了一整面墙,万头攒动的感觉是有的,有碎碎念般的美意。月季也好,现在还骄傲地开着红艳的花簇,太艳了,有时候被我错认为是谁丢下的一袭红衣。我也不大在意,只要是那种长得大刺刺的大花瓣就行,像花枝招展的快乐村姑那样屁股后面跟一群孩子也是好的。但门前的两簇绣球花却是稀罕的品种,就是人们所称道的“无尽夏”吧,那颜色蓝幽幽的像暗夜酒吧里的光束,一开就不再停歇,不断地生芽结花,积秀成球名曰绣球,能撑几个月呢,把别的花都熬死了。

邻居门前也种着“无尽夏”,每年都打理得光鲜整洁,像有教养的名门淑媛,齐整的有锯齿状的叶和多瓣的蓝色、粉色的花,有端庄而长久的美,是“无尽夏”的情调。我几乎立刻被它们深深地吸引了,每次经过都忍不住多盘桓一阵。据说,绣球花的颜色是根据土壤的酸碱度来变化的,最佳的土壤PH值在5~7之间,可以开出好看的蓝色,也可以开出明亮的粉色。也许夏季天然就是多彩的,“无尽

夏”才有如此多的变幻。其实,于我看来,哪种颜色都是美的,花开什么就什么,什么花也是花,何必执着于颜色呢。在这样炽热的夏日里,就让它们在这无尽无束,安安静静地开着吧。

无尽之夏,静也生凉,想到幼时夏日,真是无尽的,孩子们褪去厚厚的冬装露出洁白的肌肤,一头走进绿色掩映的夏天,出来时已是赤条条的一根黑

炭。他们的身上写进了夏的秘语与博大,指甲划过皮肤便能留下夏天的痕迹,漫长的夏日结束他们的身体已长出了当初的边界,正向无尽的时空伸展。

方短暂休息,我借好了书展新闻处里面的休息室。不想,在穿过采编工作区时,徐老等被眼尖的记者认出,于是,大家一下子围拢过来,“长枪短炮”,休息室成了新闻发布会。活动现场,人们热情呼喊徐寅生的名字,向这位乒坛传奇人物致敬。读者中年龄最大的94岁,我们安排他第一个签售,场面十分感人。

有“燃情”时刻,当然也有门可罗雀的尴尬,大大制约了活动效果。盼热闹,怕冷清,也许也是许多出版人的想法。魏德哈斯深情描绘了成功书展的场景:“色彩开始显现出来,气味开始散发了出来,喧嚣变成了特殊的音乐……”既然是一场阅读嘉年华,那就不妨让它热情一些,热闹一些吧。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我和上海书展责编:郭影

有趣的大象

詹政伟

大象不是站着睡,而是躺着睡。公大象、母大象和幼崽们挤在一起躺着睡;大象怕蜜蜂,只要一听到蜜蜂嗡嗡嗡嗡的叫声,它们就躲得远远的,生怕蜜蜂飞过来蜇。被蜜蜂蜇,那可不是好玩的事,弄不好会难受上好一阵子;大象最喜欢偷吃农民种的玉米,可它们吃起来非常粗糙,消化也不充分,因此它们的粪便里常常会长出玉米苗来,有时候,风一吹,玉米就长得很高很高,其实,那是肥料的作用,而不是说玉米有魔力;大象还爱洗沙子浴,身上脏了,有了小虫子了,它们哪儿也不去,专找有沙子的地方,然后,在沙子里打滚翻跟头……别的动物还以为它们在玩耍,其实,它们是一举两得,玩好了,澡也洗好了……幼崽叫妈妈的声音,和狗叫妈

说到书展,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魏德哈斯曾经在他的自传《愤怒书尘》中写道:“我们在这里到底干什么?”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思考,甚至“就像藏在肉中的芒刺,促使我们不断进行新的努力和特殊的开发尝试”。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来临,作为出版人,我们能够读者、作者做些什么?

除了赶制新书,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莫过于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活动了。活动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节目,可能也是书展至今吸引人的最大魅力所在。

今年书展,我们依然为读者准备了不少书香大餐;最期待的,是中心活动区的两场活动。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新书《岁月未蹉跎》18日将在此首发,书名出自叶辛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。在他的《蹉跎岁月》发表40多年之后,作家又将带来怎样的感悟?赵丽宏、王汝刚、曹可凡等嘉宾又将带来怎样的分享?欢迎现场聆听!

《对话至宝》(“上博讲坛”丛书第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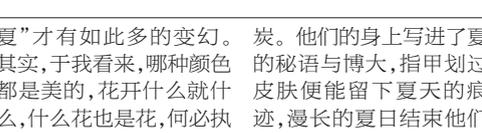
辑)首发也将在中心活动区举行。本书组织专家围绕多个专题,为读者讲授中华文物背后的故事,让读者走近文物,与文物对话。读来引人入胜,有的甚至不亚于充满悬疑的探索。如讲古代书画流传过程中的“割配”就是如此。活动邀请到陈克伦、陆明华等文博专家开讲,有兴趣的读者不要错过。《探路新生产力》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新书。七位院士热情助力,复旦大学校长金力、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、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、东华大学校长俞建勇、上海大学校长刘昌胜、上海交大智慧能源创新学院院长黄震等六位院士接受专访,闻玉梅院士为本书作序。活动现场将有数位嘉宾为您解读新质生产力,敬请期待!书展活动费心费力,而效果往往不可预知。魏德哈斯曾把书展喻为给陌生听众演奏的乐队。他认为,好的书



夜光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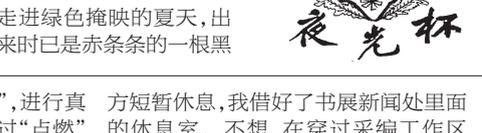
贵妃妒意浓 明皇情爱深 长生殿·絮阁(设色纸本)朱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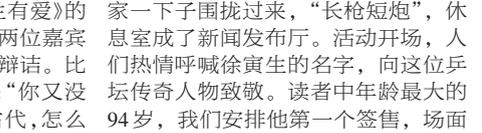
朱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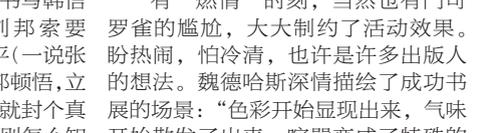
朱刚



朱刚



朱刚



朱刚



朱刚



朱刚